



□ 12
3172
5



門 口 12
3172
5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此章重註不同二字。在鄉黨則不言。在廟朝則言。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如雲峯說。則在鄉黨固不言。在廟朝亦不輕言。反重在唯謹處。此另是一說。不必從。○蔡曦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發揮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此節議論。殊令人可愧。○刁蒙吉曰。孔子雖少孤。顏母在堂有年。伯兄殘疾。亦未聞不壽。事親從兄之儀。豈無可

述而誌者與乃篇中曾不之及何也

孔子於鄉黨節 王觀濤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
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
其似不能言○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極是存
疑又謂只作詞氣說容貌在其中更分曉

其在宗廟朝廷節 徐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
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嘿養其能
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
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章總旨 張彥陵曰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其
直此與雲峯看鄉黨章一例總是一直字 蹶蹶是趨步不遑與與是
蹶蹶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朝與上大夫言節 徐自溟曰首著一朝字頗重見是君

之朝也是諸大夫所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是共
朝以事君則所與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闇闇皆形
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勢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
大夫分等而人眾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
而望隆必異語始臻和衷之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為
國意○翼註曰言主商確政事說註諍字不是彼有失
而我諍之只寓直於和便是諍

君在節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蹶蹶如象其起
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蹶蹶之中適是一個意
象不平對○翼註曰蹶蹶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
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

貌中是得中而不爲己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君召使擯章總旨。張彥陵曰：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節。翼註曰：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四書家訓曰：舉上下以該一身。

揖所與立節。吳因之曰：揖所與立，左右手宜不免於參差而不齊，而衣之前後常自襜如。左右手與襜如緊相呼應。○翼註曰：襜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

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襜如整齊，見其不背君賓也。襜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麟士謂以夫子爲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爲次，擯而後有左右也。○擯介之數，大全蒙引只說得兩君相見之禮，邢疏又有使卿大夫相聘禮，其介各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自來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邢疏說得詳，但謂不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虛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全蒙引只

以兩君相見之禮言。

趨進節。揖所立時而檐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丘月林曰：張是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

賓退節。總註擯相相字未見著落。

入公門章總旨。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胡雲峯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踏餘敬。久而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者可見矣。入公門節。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節。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峯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雙峰東入西出之說。麟士駁之極是。但謂雙峰誤認由闌右即是解不中門。則苛。雙峰亦非。以由闌右為不中門正解。但其看由闌右處差耳。其謂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闌之中原不差也。○冉永光曰：闌右饒氏兼東西兩扉說。麟士只主右扉說。引證固為有據。然從饒說者多。以其文義明暢故也。○中門中字。語類既云活看。

則不專是右扉之中矣。而集註又云：君出入處也。則又似專以右扉言。看來此君字疑當兼本國之君與國之君說。○竊疑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闌右，卽是拂闌之意。蓋謂由闌右而不由闌中耳。然麟士謂此句非不中門正解，未敢遽斷，姑俟再定。士論六月十一○大全辨惟適張氏曰：此卽簾遠堂高之意。一舉足而不敢忘君，則必無犯上干紀之事矣。非徒敬君，亦使人絕放僻之念。古人謹微之意如此。莫僅作常禮看。後世人臣，惟有不如此之意，推而至於弑逆無難。方知古人禮意深遠處。

過位節 孟子曰：舜南面而立，亦可証古無坐見臣下之禮。

攝齊升堂節 四書家訓曰：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出降一等節 翼註曰：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附四書家訓曰：此出字舊與入字對，說不去。○又曰：逞顏色怡怡者，非以君不見而有肆心，乃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效，不覺其和悅耳。○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攝齊升堂，沒階趨，皆非夫子所獨重，在其下句餘俱當以此推之。

執圭章總旨 合言則總名曰聘，享與覲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覲是覲，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覲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
四書家訓曰：非圭之重，君之重也。○丘毛伯曰：夫子一
捧著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用，故敬
形於躬，則鞠躬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
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縮縮如有循，行
之度。○翼註曰：足縮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
享禮有容色節。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
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
○翼註曰：上節執圭主於敬，下節享覲主於和。○四書
家訓曰：非敬無以謹聘，問之禮，非和無以展聘，問之情。
○刁蒙吉曰：晁氏之說甚謬，孔子行實，豈史氏能盡錄。
○按此大全厚齋馮氏已駁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章。總旨。徐倣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
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有稱，
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紺緌節。吉凶之辨也。而見於飾者如此。紅紫節。邪正
之辨也。而見於褻服者如此。當暑四節。寒暑之辨也。而
見於裘葛者如此。當暑節。內外之辨也。而見於葛者如
此。緇衣三節。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裘者如此。緇衣節。表
裏之稱也。而見於公服者如此。褻裘節。長短之度也。而
見於褻裘者如此。狐貉節。厚薄之宜也。而見於褻裘者
又如此。去喪節。亦吉凶之辨也。而見於佩者如此。帷裳
節。亦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裳者如此。羔裘節。又吉凶之
辨也。而見於弔喪者如此。吉月節。又公私之辨也。而見

於致仕而朝者如此。參錯相應。文章妙絕。
君子不以紺緌飾節。刀蒙吉曰。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
浮赤色於深青之色也。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
服純用紺也。○玩註紺。齊服也。孔註亦謂紺者。齊服盛
色。則以齊服純用紺。非若緌之僅用以飾也。而蒙引則
謂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大全亦有齊服用絳之說。
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緌一例也。從蒙引。大全似直捷。
○四書家訓曰。紺色。卽今之鴉青。緌色。卽今之水紅。○
爾雅曰。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考工記
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緌。檀弓曰。練衣。縹。緣。孔
氏是讀緌爲縹。故以緌爲練服。而曰一入曰緌也。集註
因此。饒氏陳氏駁之。非是。但亦須識得緌字本義。

當暑衫絺綌節。備考曰。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
彼縹絺。縹絺在內也。然詩傳原有兩說。不必太拘。○許
白雲謂此常居之服。看來兼公私爲是。○翼註曰。當暑
不重衫絺綌。只重必表。

緌衣羔裘節。蔡虛齋曰。依語錄則緌在內。依集註則緌
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緌衣以緌之。又曰。裘之緌也。
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
裼裘而弔。由此觀之。則緌在外明矣。○語錄之說。誠不
可解。虛齋辨之是矣。余所覽蒙引刪本。去此一段。何也。
○緌衣以裼裘。裼字與鄭氏必當裼也之裼有別。蓋裼
字有二義。對裘言。則爲掩覆之義。對襲言者。是呈美之
義。竊疑對裘言者。是裼字正解。對襲言者。是轉用。○按

息民之祭。卽所謂臘也。

褻裘長二節。

狐貉之厚以居。節。徐倣弦曰。出以輕裘爲便。故厚者以居。輕重之間。有制存焉。

去喪無所不佩。節。喪不佩。去喪必佩。二意兼重。○許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

非帷裳節。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祖敬宗之心。非止爲省費言。○大全胡氏謂唯深衣則殺。蒙引謂殺不止深衣。未知孰是。○按麟士於孟子陳代章引農書。徐玄扈之說曰。計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而於此章則云周尺於今尺不知何如。想忘之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節。四書家訓曰。重辨服。不重哀死。○

大全李氏羔裘朝服。玄冠祭服。考禮朝服亦玄冠。是玄冠不止是祭服。然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知何故。

吉月節。此句不重在吉月而朝。重在朝服二字。○或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四書家訓謂朝是北面而拜於家。極是。但亦不必拘說。兼用可也。○刁蒙吉

曰。蘇氏謂此章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愚謂曲禮古今所同也。見曲禮於行事。孔子所獨也。而况化裁妙用。出於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爲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節。翼註曰。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按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

齊必有明衣節。翼註曰。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按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

後有文之意

齊必變食節。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王宇泰曰。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大全謂總注致潔。屬明衣寢衣。變常屬變食。遷坐。看來夫子衣食起居。皆可謂致潔。皆可謂變常。不分爲是。

食不厭精章總旨。張彥陵曰。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總重在節飲食上。○吳因之曰。道不外日用。聖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記者默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

絕之也。嗟乎。此吾儒異端所以別也。孫淮海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子可謂知味矣。粗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可通神明之德。安可以其微而忽之哉。○翼註曰。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按第三第四節。勉齋總以失節縱欲貼之。雖未嘗差。然翼註尤說得明。

食不厭精節。本文精字。與八斗爲精之精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爲斲之斲微別。蓋曰精曰斲。本有定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斲。不指定九斗八斗也。註鑿字亦如此。大全雲峰及備考之說。太拘。食饒而餽節。徐倣弦曰。食饒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自

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饘餲餒敗，常人亦能辨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飢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饘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一失之先時，一失之後時。○色惡臭惡。如吳氏廣言衆物爲是。註未敗而色臭變。當活看。所謂未敗，不必專指魚肉。

割不正不食節。王字泰曰：如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與。○不必如此說。依註自妙也。葉氏看席不正節，與此正同。蒙引評之。最明。若曉得蒙引意思，卽依此亦不妨。○有害之說，未爲不是。然不用爲妙，恐妨集註也。○翼註曰：不得其醬，非

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多節。食膾節。見養生之道。食饘節。見衛生之周。割不正二節。見失節縱慾之戒。勉齋說得最明。上三節是慎之於飲食之物。下一節是慎之於己之飲食。

惟酒無量不及亂節。○新安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一句妙絕。但以程子所謂浹洽而已爲有量，恐非。程子此句是解聖人之不及亂，非指學者言。

沽酒市脯不食節。沽酒節與食饘節一類。薑食節與食膾節一類。不多食與肉雖多節一類。皆是參錯相應。與衣服章一例也。若沽酒節從章說，而以不多食連薑說，則此三節皆與肉雖多節一類。尤直捷也。○通章大意如此。然亦不必盡拘拘也。○章重一節文最妙。可補註。

所不及。註有不必盡從者。此及告朔章是也。○大全辨中洲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爲循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防嗜慾也。不撤薑食節。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溫。得天地之和。不多食節。

祭於公節。吳因之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

食不語節。張彥陵曰。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是也。○大全辨芑山張氏

曰。門人偶因聖人食時不答語。寢時不自言。記其如此。以見語默自然中節。非聖人自家限定。食不語寢不言。亦非記者限定。聖人食必不語。寢必不言也。須活看。信如范楊二氏之說。則凡周公之吐哺見賢。漢高之吐哺趣銷印。祖逖之蹴劉琨起舞。皆背理傷氣之甚矣。

雖蔬食菜羹節。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不正不坐節。張彥陵曰。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

不正也。○一篇鄉黨皆然。○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

鄉人飲酒章總旨。徐倣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按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敦禮教事，所爲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卽此意，鄉人飲酒節。禮記鄉飲酒義：此是州長黨正之事，是公酒。須兼伯叔甥舅歲時相聚之私酒。方完。辛酉三月。鄉人儻節。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注或曰：一段非正意，不必從也。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

蒙引只說得賓主一邊，未是。玩註則似欲只重古禮一邊者。○跳踉庭除，事極狂悖，而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階，其何物之不正。○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旣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旣受之矣，必不視爲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儻爲然。○或曰：一段似可兼用，但不當專說兼此意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無在而或忘也。大全馮氏說得完密。○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大意與存餼羊同。○尤展成曰：人不畏人而畏鬼，鬼不畏鬼而畏人，人不畏鬼而畏假人之鬼，鬼不畏人而畏假鬼之人，聖人不以人治鬼而以鬼治鬼，不以鬼之鬼治鬼而以人之鬼治鬼，故爲儻。雖然，天下皆儻也。

人頭羅刹。鬼面夜叉。觸目是也。吾不知人假鬼乎。鬼假人乎。非假也。真鬼矣。○論衡解除篇。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納吉也。世相倣倣。故有解除。

問人於他邦節。四書家訓曰。上節是誠見於己之交乎。人下節是誠見於人之交於己。○翼註曰。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

康子饋藥節。楊龜山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

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爾。然孔子不以爲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亦不必是親饋。或遣人饋。亦未可知。○此節當與朋友之饋節參看。○翼註曰。不可說大夫有賜於士。蓋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沈無回曰。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聖人於饋藥者未達。且不敢嘗。况方士金石之藥。豈可輕信而遽服之哉。

廐焚章。邢氏吳氏以爲家廐。家語以爲國廐。本文原無定指。看來俱不必拘也。○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章總旨 此章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等章同看。

君賜食節 張彥陵曰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及頒賜意俱輕逮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翼註曰首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立意而餘當頒賜及孝先愛物俱是餘意侍食於君節 邢疏謂客有先祭後祭之別是也則君祭先飯恐君以後祭之禮待之也又曰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此句不是如此則註不敢當客禮一句說不去矣竊意此即玉藻所謂後祭先飯註謂不祭者不必竟不祭也麟士謂玉藻與此宜別者惑於邢疏也若先飯而君必命之祭則仍祭矣所謂後祭也何別之

有。

疾君視之節 張彥陵曰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為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此意可商○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此可補註所不及蓋平時之東首者受生氣也君視之而東首者阼階之意也。

君命召節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此意甚妙以此統看全章尤佳但不可專主此意須與無不敬並說。

朋友死章 吳氏以此殯爲館於夫子者太鑿。卽不館於夫子而爲之喪主。卽是於我殯也。誠館於夫子。卽非聖人。何得不殯之哉。○翼註曰。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物爲輕。○刁蒙吉曰。均之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而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朋友。而以義盡之。泛言之則曰人。而切言之則曰友。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交。誠之合宜者也。○蒙引歸重下節。雖非正意。其旨甚精。

寢不尸章總旨 首二句是敬以處己。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寢不尸節 翼註曰。首節似不見變意。說者曰。與常人。不

同卽變也。

見齊衰者節 翼註曰。狎是親狎。非狎侮也。

凶服者式之節 周玉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爲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卽林總如在目前。卽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有盛饌節 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人爲盛者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晏享。則有穀烝。此以事爲盛者也。山居則珍魚鼈。水居則珍鹿豕。此以地爲盛者也。○禮有因盛饌而見者。有不必因盛饌而見者。此特記其因盛饌而見者。爾世固有盛饌而有禮者。有盛饌而不必有禮者。此特記其盛饌而有禮者。爾○

大全辯或曰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皆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迅雷風烈必變節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王字泰曰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翼註曰必變只是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

升車節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劉曰珩上玉曰麟士說証引歷歷然照下節車中二字。卽如註作初升未嘗不妥。立者立於車下。執綏以升於車上。立字亦未嘗碍升字。按上玉駁麟士之說亦是。但麟士意亦不是專以升車爲在

車中蓋升車二字兼初升旣升言車中二字則專指旣升言如此則旣可合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一句而亦不得下節車中二字也蓋初升之立甚暫旣升之立甚久皆難於必正○玩麟士立字碍升字之說則似專以在車爲升車者此則其謬耳○按四書家訓曰升車方升車也立是暫立車后只如此說亦妥余前說殊多事總註只言升車者亦省辭耳姑志於此以俟再定 壬寅六月十二

車中不內顧節 唐士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章 張彥陵曰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要補翔集意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徐玄扈曰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其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著曰字在山梁雌雉之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依徐玄扈說則色舉二句即是夫子語但夫子意是指雉而口中未說出是雉意是說時口中未說出時字故下文云云此說最是新安陳氏及存疑俱欲移山梁雌雉句冠於章首

而與色舉二句並為記者之辭存疑又欲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都未是○依徐說則此章只缺得子曰二字○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未嘆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通章在時哉時哉截下二句只帶說不重○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孟子贊歎夫子只一時字記者先得之於家常日用之間以此作鄉黨一大結○沈無回曰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

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
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鄉黨總論附。沈無回曰：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記。
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爲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
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影。志學一章，是
孔子自敘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
實。莫我知也夫，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
人熟察於俯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忘機曰：
一滴水具大海味，謂一滴水非海不可，謂海是一滴水
不可。行住坐卧，穿衣吃飯，無非佛也。而佛盡於此乎？尼
父亦復如是。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十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節

如用之節。徐自溟曰：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卽野人也。
可有雕世道之君子，卽不君子也。○夫子從先進，是
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別。語類引禮
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不必從。○馬鍾陽
曰：此非徒從權救世之論，實乃萬世作禮樂者之準。○
此與大全蒙引有別，須識得。○監二代從先進，問爲邦
三章，雖互相發，而又有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從
先進是挽文勝之弊。答顏淵是立萬世之準，雖可相通，
然須識得本章賓主。

從我於陳蔡者節。徐玄扈曰：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觀此則知聖人得志，必無烹醢功臣，芟夷骨肉之事矣。

德行節。沈無回曰：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人多材，卽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間乎。○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所謂重在道者，有三。見聖門之多材焉，見聖門之因材焉，見裁成之猶未至焉。口氣當云：夫既相從於患難，則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皆有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者不必成其爲德行，言語者不必成其

爲言語政事文學者，不必成其爲政事，成其爲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各成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而兼有言語政事文學，言語政事文學而兼有德行，猶之可念也。而况乎其偏具之也。皆是發聖人之餘意。然又須知記者正意，只重多材。若因材裁成，又是其餘意也。蒙引說約，皆有分寸。時文有以惜諸賢，不得與明良之會而歷患難之中爲解者，此又是餘意外之餘意，不可不別。

回也非助我者也節。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悅，存疑謂俱當安在無所不悅上。蒙引謂俱安在非助我無所不悅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俱作深喜看了。依存疑，則本文兩句，似作

一抑一揚看了。蒙引雖已得之。然愚意以默識心通。補在無不悅下。似尤妙。蓋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補在下爲穩也。○此節與不違如愚同。然不違如愚下有贊回之詞。而此節無之。須在言外補出。此與語之不惰亦同。然語之不惰是贊回之詞。而無所不悅。是若有憾之詞。蓋雖是一意。而又不可不知分別也。

孝哉閔子騫章。析疑曰。閔子騫未嘗處人倫之變。後母之偏亦常事耳。况因一衣而其父逐之。則母非悍也。以一子寒三子單之言。而父母昆弟皆感。則非強弗友者也。○徐子久李衷一二說。雖有至理。然依註自妙。不必更鑿。蓋集註之意。包得此等議論。○譚梁生曰。大全胡

雲峯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李衷一曰。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嘆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張彥陵曰。擇配只帶言之。○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三復白圭。妻以兄子。則知利口捷給者。孔子所不取也。東漢節義非不彪炳。而龜山謂其不聞道。蓋脩身淑世。誠不在語言口舌間也。回如愚而足發。閔子不言而言中。士必有玷不可爲之心。然後發言舉事。必衷於理。明道謂神宗曰。使臣拾遺云云。此與孔子

取南容之意。合後世宜類推之。○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原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也。宋史云：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

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悔懼謹默。○按：刁蒙吉解白圭章，亦載吳祥妻一條。又曰：易著括囊之戒，書凜起羞之戒，謹言者豈獨詩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淵死章。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鬻。○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譚梁生曰：顏路名字互異，據家語名繇，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繇，字路，索隱注：繇音遙，與咎繇之繇同音是也。○又曰：王肅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三十二歲而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顏後。今魯論顏淵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非魯論誤。則家語誤矣。魯論或設事之詞。默按孔子年譜。諸書孔子六十三歲。在陳蔡。顏淵尚從也。孔子六十四歲。反魯。六十九歲。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顏路請車。此其時也。蓋顏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豫設此不祥語。豈人情哉。顏淵先子路死四年。先孔子歿五年。○按朱子論語序說。反魯之年。與此不同。○刁蒙吉云。念臺先生在林下。往往徒行。或引孔子之言曰。以我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况都御史乎。先生答曰。我輩不如尼父處多矣。曾不努力。只這一事。

雖不如他。何妨。此可謂善學孔子者。因念安步當車。古人高致。俗儒一官半職。動欲誇示里閭。莫不藉孔子爲口實。亦惑矣。○大全辨漢明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之蓄。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豈祖宗之意哉。

天喪子章。李空同曰。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水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實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此章須識得道之因。回爲存亡者如何。更須識得道有不因回爲存亡者。方妙。

門人欲厚葬之章。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厚葬不止是有椁，看來必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爲之也。故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之有。○猶父也。蒙引專以我之所是，彼亦是之；我之所非，彼亦非之說。存疑兼有教，則從。有事則趨，有難則赴說。蒙引較切。○附譚梁生曰：先儒謂顏子之死，家貧而厚葬，以不稱其有無爲不循理。若然，則其失亦未大。夫子何責之痛也。且家自葬，則宜貧薄。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關顏路矣。與家貧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卽富而有財，豈遂當厚葬哉。當日賻贈贈襚，必不乏人。無論衣衾棺

椁之不美，而慮有干分越禮之舉動。夫子不欲厚葬之意，爲其僭，非爲其貧，猶不欲門人爲臣之意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他處不躐等，多以費隱遠近言此章。不躐等，是以幽明始終言，另是一樣。○就道理上看，則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由始而終者，學之序。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兼兩項。朱子意重有序。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程註一而二，二而一，似當兼理氣說。所謂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則一，唯氣亦然。朱子謂氣則二理則一，似未妥。蓋理氣原不相離，似難說氣二而理一。○畢竟依朱子解爲妥。已亥四月廿四。○呂伯恭曰：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蓋以人

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真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程註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卽是告之以事鬼。告之以知死也。呂伯恭說亦是如此。然須知其與圈內有別。要知亦相發明。故此題破當云。聖人不欲告賢者以所難明。而卽以深告之矣。如此則圈內外俱明矣。○事人事鬼。知死知生。蔡氏以知行分。然須知人鬼邊亦有知。生死邊亦有行。但此各就其一邊言耳。○孫淮海曰。事人便有

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此是兼行說。○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大全南軒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非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曰。知晝夜則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晝夜有所不知乎。陽明曰。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唯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而知。更有甚麼死生。○程註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就晝夜上見得與死生一理。蓋言在天地則有晝夜。在人則有生。死也。陽明是就人之所以處晝夜說。另是一解。然可相發明。○大全辯卓菴張氏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說。

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耳。如人之生也，直集註引易原
始反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說，非孔子立言之意。小註蔡
氏輔氏皆傳會朱子，不可從。○按張氏駁註未是。○知
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
知生吾順事，則知歿吾寧也。麟士只主理言，似偏。若邢
疏殊不見實落。麟士反以爲蘊藉而嘆其妙，吾不知也。
○存疑只主氣言，亦偏也。○須知謂知生知死當兼理
氣之理，乃當然之理，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已亥四月
廿四。○蒙引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今學
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則又焉能事
鬼，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又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聖人語意，自是蘊而不露，引而不發。按蒙引說，卽麟士

以邢疏爲繼藉之意，看來還他實落爲是，何必爲此影
響之論。○按蒙引此條開含糊法門，晚村所以不滿者，
疑在此等。壬中

閔子侍側章。朱子曰：闇闇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
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
含糊之意。○方文伯曰：舊主剛足任道。○四書鏡曰：進
道貴於剛，爲其能振拔而有爲也。閔子數人，皆剛德也。
此夫子之所喜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太
著，如十分中尚有一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而絕
無一毫柔順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
僨事者剛也。○譚梁生曰：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
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存疑

曰。閭閻語錄作和說而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存疑之辯。未是有疑必問。有懷必吐。非諍而何。○聚斂章。朱子謂冉求之柔弱矣。何以有侃侃之風。大抵求之質。是剛柔參半的。○此章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氏公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魯人爲長府二節。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於三家。故賤而人之也。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改作意。註只主勞民傷財說。南軒以聚斂爲說。另是一意。然似亦可兼。○大全辯芑山張氏曰。王介甫知改作長府。勞民傷財。而不自知其新法之害百姓。視長府爲尤甚。學不適用。空言何益哉。朱子采其說入集註。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意。

夫人不言節。沈無回曰。凡蔽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固如此。○夫人不言二句。口氣言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著便中理。意全重下句。亦以警魯也。吳氏以爲一正一反。蒙引駁之極是。但蒙引謂此是相趕說。與有弗學不遠遊兩處俱一樣。恐未是不遠遊是相趕說。此與有弗學。是以上句趕下句。非相趕也。須辨。○言必有中。還是指平日魯事。還在言外見爲是。○饒雙峰就仍舊貫二句。看出閭閻氣象甚妙。而蒙引之說。若與相反者。須知蒙引不是駁雙峰。但恐人誤認雙

峰之說耳。玩雙峰語中一似字。便自無病。然須知閔子氣象。是後人從其言想像出來。若夫子贊閔子處。只重言必有中。即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至氣象從容。在夫子口中。並無此意。沈無回以此意與夫子氣象對說。最爲得體。○不妄發與氣象從容。各自一意。不妄發。以未言時言。氣象從容。就言時說。須辨。○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夫人不言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不須更涉魯事。或謂言字須照上仍舊不改意。泛說者非。此掩耳盜鈴之說。最害義理。

由之瑟章總旨。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做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

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爲門人致解。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耳。無非造就之意。○緼袍章先揚而後抑。此章先抑而後揚。

由之瑟節。舒碣石曰。夫子別其瑟爲由之瑟。峻其門爲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等語。奚爲二字。乃詰其聲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悟。原是警省語。不是鄙薄語。李九我曰。人於音聲最不容僞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夫子此處不專爲子路之鼓瑟發。是要從心上做工夫。

門人不敬子路節。未入於室與亦不入於室。註雖一以精微之奧言。一以聖人之室言。恐只是一樣。玩後章語類林問一段可見。子路與善人分別處。恐在不踐迹。

與升堂耳。大全雲峰胡氏說亦未見分明。○註不曰未可因未入室而忽之。而曰未可因一事之失而忽之者。就一事之失。亦足見其槩。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為妙。○譚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總旨。吳因之曰。子張是寬綽的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缺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卽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會走到中的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過與不及。同是失中。有何意味。○此意亦須兼說。○百方家問答。又將此段作陶石蕢說。此等總是一時好奇之談。甚不必。辛酉○師商亦各有所長。此章夫子獨舉

其所短。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節。張彥陵曰。一過一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只兩開說。不可較量。

然則師愈與節。麟士謂首節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文。一問。謬。子貢師愈之問。明是謂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首節何必不說破中字也。蒙引存疑極明。

過猶不及節。管登之曰。顏子而下。惟參賜二子深於道。而近賜者唯師。近參者唯商。故曾子病。子張難並為仁。而子貢之問。似加子張於子夏之上。夫子之抑師。亦微以抑賜也。然則賜亦近於過。參亦近於不及。而獨無過不及之評者。何也。二子問一貫之後。皆能變化其氣質也。○註失之毫釐。二句。輔氏解雖非正意。然亦可兼說。

季氏富於周公節。孫淮海曰：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圈內註只重剝民說。蓋剝民不但爲季不可，卽爲魯亦不可。不但季氏富而聚以益之不可，卽魯君富而聚以益之亦不可。而况所爲者季氏也。所益者季氏也。此不可中之不可者也。然須知此是餘意，所重在剝民。若圈外范註則專重在偏君上。孫淮海說所以發明范註也。與圈內雖各有其妙，然難並用。○大全馮氏以用田賦解聚斂，恐不必卽指此。蓋田賦是魯一國之政，不專在季氏。○冉求所以至此者，一則以心術

不明，一則以氣質柔弱。二意雖相連，而又有不同。其始之仕季者，以此二者。其繼之爲之聚斂者，亦以此二者。非吾徒也節。攻求者實以爲攻季地也。○刁蒙吉曰：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見於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於長府，而見於辭費宰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譚梁生曰：時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間，國釁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以不二。俾冉有宣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因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卒，哀公不旋踵而孫邾矣。

柴也愚章。徐岩泉曰：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更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

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孿能通。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知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不知通變說。故蒙引以爲與中庸稍異。○朱子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其義最精。據此則此章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回也其庶乎節。按屢空二字。自何晏有虛中之解。而龜山龍溪襲之。自當一以朱註爲正。○首節二句。萬曆己丑郝敬以造詣操守分看最確。如此註中又字方分明。○大全辯卓菴張氏曰。人多言學者以治生爲首務。觀孔子稱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

是後人怕餓死。非志士不忘在溝壑之義。他人無識見者。不知爲治生兩字壞却多少人。急宜取孔子此說正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節。觀大全朱子曰。不受命在平日。不因其貨殖而言。則知不受命與庶乎反。貨殖與屢空反。皆是言其所短。億中則又言其所長。此圈內正意。而新安陳氏之所本也。若圈外范註。則以不受命貨殖與屢空反。億中與庶乎反。皆是言其所短。此勉齋黃氏雙峰饒氏之所本也。愚意圈外范註。反直捷可從。若蒙引則既以勉齋之說未穩。及以饒氏爲拘云云。是從圈內矣。而又以新安之說爲非。蓋其意欲以不受命貨殖總承庶乎屢空。而不分配也。此又是一解。然總不如圈外

之直捷。蒙引說附後。○蒙引曰：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又曰：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又曰：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又曰：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據蒙引諸條，則不受命不樂道不安貧是一件。不近道是一

件而不近道，又卽在「不受命」等見。據圈內及陳氏則樂道二字當屬庶乎。與「不受命而受命」當開說，皆難理會。故予謂不若圈外之直捷也。○蒙引又謂使顏子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子貢非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余極不喜此說。讀唐采臣屢空三句文，自見其謬。蓋處顏子之地，雖求之亦未必卽富。而人固必求之。此顏子所以為賢。處子貢之地，雖不求亦未必不富。而子貢必求之。此子貢所以不如顏子。○顏子之長不在貧。在安貧。子貢之短不在貨殖。在「不受命而貨殖」。顏子卽富仍勝子貢，以其能安者自在也。子貢卽貧仍不如顏子，以其不受命者自在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張彥陵曰：按道字舊作虛字看。如

云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方文伯曰。此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饒雙峰曰。上句是善人所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四書鏡曰。不踐迹。言不必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者。此正其天資之善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而欲其念念皆善。事事皆善。如聖人之作爲。則有所未能。矣。信乎質美者之不可無學也。○不踐迹。只就善人說。見其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踐迹必不好。象山無回之說。不可從。依此則註自不爲惡四字。不必補矣。大非。○蒙引曰。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按蒙引說甚拘。麟士反以爲當。何也。

○譚梁生以善人爲狂。有恆爲狷。恐不是。論篤是與章。袁了凡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辭。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張彥陵曰。按聖門之教。只一力行。怯者過退。固不及行。勇者固銳。容有行非所行。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有父兄在。不必泥定稟命。亦是要他取裁意。○取裁亦在稟命內。乙丑九月。○沈無回曰。凡行合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刁蒙吉曰。此所謂因病下藥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韋佩弦。皆此意也。亦知其問之。

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子畏於匡章。姚承菴曰：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袁石公曰：聖賢重死生，不敢一毫苟且，其臨危迫之時，自有達權之妙。夫子恐顏子未可與權，或見危迫之時，不知夫子變通之妙，而遂與其難，故曰：吾以女為死，正所以究其達權處。顏子便知夫子遇變而通，必不見害於非命，故曰：子在回何敢死？曰：子在，隱然見夫子不死，曰：回何敢死，隱然見己不必死，可與權矣。○玩此，則夫子之喜，不喜回之不死，而喜其所以不死，妙妙。輔氏之說，意亦如此。○大全朱子及蒙引，俱以回謂夫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恐不

是回之知子不死，當不在既見其脫之後。姚說是也，存疑亦主此。○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當如俗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偶見黃黎洲一文，主此說，頗涉怪氣，其病勢必至此。癸亥閏六月十三改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總旨。李衷一曰：夫子語意分明，謂大臣必能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如二子臣事季氏，便不是大臣體了。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百方家問答，問舊說：此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然否？徐玄扈曰：不然。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

意必孰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太過，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節。張彥陵曰：愚按時解錯會異字，便以帝臣王佐等語入解，不知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謂其挺然自立於朝廷，不黨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邊說，方是折季氏語氣。

所謂大臣者節。胡凝初曰：事君者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道字內兼格心宣猷兩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

今由與求也節。須知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然則從之者與二節。胡北岳曰：二子對大臣言，特是個

具臣。二子對叛臣言，還是個人臣。或曰：二子既不從弑逆之事，緣何又事弑逆之家？曰：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耳。故於弑逆未著處不能決也。所以為具臣。○由求雖於弑逆未著處不能決，然亦非必到弑逆而後決者。大全南軒說須細玩。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總旨。胸崗四書說曰：夫子使漆雕開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二節。未學而仕，一則有任意之患，一則有徇人之患。

有民人焉節。是故惡夫佞者節。蒙引謂註學之已成學字，指為政之

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當指為政之道說。即質美未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為政。○然淺說則兼脩身為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己亥四月廿五○張彥陵曰。惡佞是夫子平日之心也。而是故二字則貼著子路來。○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正子路生平有政事而無文學之素履也。強詞奪理。已是佞。况其使羔之時。此又非其本意乎。○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子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深悔。而其意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而不赭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肯覲面稱惡。以成扞格不入之勢哉。夫子

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由之瑟。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問過則喜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總旨。○此章暮春一段。象山慈湖作禪理會。此大謬也。正義謂曾皙能知時樂道。此又一說也。丹鉛餘錄云。曾皙知世之不我以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狂。必不可施於世。夫子之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蓋因同時程明道甚稱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王龍溪謂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所謂以無用為有用。又一說也。譚梁生又主與點有禮之說。然斷當以朱註為正。若陽明謂曾皙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正是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

素位而行。未必卽朱子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高中玄又謂點與三子有爲己爲人之分。夫三子固不可謂之爲人。然深求之。亦不免爲人之意。猶之三子不可謂之願外。然深求之。亦不免願外之意。辛亥十二月看見聖編記。○曾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言。便是陽明意。指其見理義之心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陽明意。壬申七月○要玩朱子所云。曾皙所見。乃是大本大根水之源也。○刁蒙吉曰。才堪經世。而無見於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勵三子。恐淪管晏一流也。學能見大。而或束於經濟之手段。則有體而無用。子之勵曾皙。恐涉莊列一流也。愚謂此尚未確。夫子

不是防他到管晏莊列。只是要他極大極實。○大抵聖人之道。充塞天地。至大至實。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於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戊辰十一月○一個點。要與三子對看。又要與開對看。又要與回參對看。大全勉齋黃氏一段最妙。戊辰十一月○這一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法。曲盡其妙。戊辰十一月○三子是器。會點所見是不器。夫子不抑三子。卽是贊子貢瑚璉之意。無求備之義也。己巳三月。閱刁蒙吉講君子不器悟及此。○看來若依圈外。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甚是。而暮春一段內。便有一禮字在內。謂夫子與點。是與其知禮。正朱子之意。由求赤

皆未達爲國以禮道理由又却多一不讓。壬申七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三節。何以是問他以何等抱負去應人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要分曉。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徐岩泉曰。子路言志。是何等才氣。何等綜理。已視天下無難事。夫子窺見他便有凌駕當時人才之意。故付之一哂。所以折其自負之氣也。○按千乘句提起說。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時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爲之內。兼政教兩意。○政字又兼兵政養政。○有勇兼志氣技力等項。

求爾何如節。求也爲之內。亦要暗藏足民根子。而開源

節流等意。只重可使足民上。禮樂只帶言之。既富而教。就化民上說。

赤爾何如節。李毅侯曰。各言己志。不得粘冉求語落下。○蒙引曰。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按蒙引太拘。依此難道上節方六七十二句。亦不要說諸侯之國乎。○顧麟士欲將宗廟二句串說。謂會同是行於宗廟中。見於評張受先一節文。此真大謬。○小相據蒙引禮相無小大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甚是。邢疏謂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詞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

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何如節。譚梁生曰。子問赤時。點猶撫瑟而未鼓也。
藉一堂之中。三子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其爲僂言非禮。
孰甚焉。則知會點鼓瑟。蓋亦辭畢而點始鼓也。點爾何
如。蓋點瑟終而夫子始問也。○朱子曰。點之志亦非有
擇於暮春。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口說來。大抵看會點
之志。要於言外會意。跡外會心。點亦非專愛行樂。只是
他一種洒落襟懷。借眼前事爲發出來耳。若作實解。便
是說夢。○吳因之曰。所謂志大而畧於事者。不是胸中
無見。漫云天地帝王。如狂人病子之類。正爲彼已看破
道理。隨處充滿一段境界。遂悟得堯舜孔子。不過此理
做成。吾只消滿此理分量。便是帝王。便是聖賢。故志不

期大而自大耳。○暮春一段。須認道體如何。聖人之體
道者如何。曾皙之見道者如何。○樂天齋翼註曰。吾與
點也。要暗合無用之用意。方得章旨。○無用之用四字。
是王龍溪語。不可用。辛亥十二月○莫春一段。及一貫
章。最易爲姚江金溪所借。當細參之。辛酉三月○此節
自蒙引云。程子堯舜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曾皙
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
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心。會皙與夫子。豈若是
班哉。老安少懷之心。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
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
會點之志。似未甚廣大。夫子與之。不過偶契其浮海居
夷之云。而然至楊用脩又云。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

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不止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故朱子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一章。留爲後學病根。用脩意與蒙引同。但詆會哲又甚耳。然堯舜氣象一語。終不可易。○大抵聖賢言作用。必有一段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說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若怕異端之借。一槩不敢說。此等話。則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咎燧人之鑽火也。但會點於此。本領雖好。不曾有細密功夫。若說其本領處。便似姚江金谿。則又枉殺曾點矣。故語類云。點

與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語正見其不同。辛酉三月又記 ○刁蒙吉曰。天流於上。地流於下。點之胸次。流於中。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馮少墟曰。曾點泰而不驕。莊周驕而不泰。

三子者。出三節。點胸中先自有一哂。爲邦之意。蓋彼只是高談性命。謂爲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哂由者在此。且并疑求亦在可哂之例。壬申八月 ○張彥陵曰。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禮乃文之以禮樂之禮。所以陶鎔才技。而協於中正之則者也。其言不讓。又就中抽出身。言之。謂卽此率爾一對。無這一點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爲國以禮的道理。但語意須渾融說。○禮在設施

上見讓在言論上見。○百方家問答云其言不讓。看一言字便見是小疵。辛酉三月抄○樂天齋翼註曰。爲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其小疵了。不說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爲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右此條癸亥評八科文另改正○程子註云。子路不達爲國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此段要活看。只是舉一子路以示例。不必謂求赤雖達。却亦未必有是氣象也。大全朱子。二子才氣小之說。殊不是。○此條戊辰十一月看來亦不是。○爲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卽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拈著爲國講。便從治國上生情。此最說得好。宋鳳翔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卽

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亢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未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最明。○李毅侯曰。後半截語意。通是與三子之詞。○又曰。哂由以其不讓也。不哂求赤。以其讓也。此意亦須插講。然不是要緊話。用之點綴。則可切戒周折。○觀點前後四問。便見他行不揜言處。若克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哲又問求赤非邦也。與。是其認其言不讓意已差。而率爾病痛。仍看不出也。總見未能克其春風沂水氣象處。○點蓋疑由求赤不可以爲邦。只可佐治而不可主治。故由不讓而見哂求赤讓而不

晒不知三子皆為邦之才皆有可與處○據註則夫三子句只主下視三子意亦各言志句只主○褒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晒其不遜求赤二節則即求赤之為邦而見由之可晒不在為邦即由求赤之皆可為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當再詳之○下視三子最確○壬子定○吳因之曰宗廟會同二句就著為邦意講言赤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其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使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正說他為邦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實之○據蒙引則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玩前後大旨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蒙引是因

之尤說得明○李毅侯曰孰能為之大是巧語猶言赤為小相則孰為諸侯也○張侗初曰當日四子論志只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却從三子討個高下便覺他胸中走作矣他說個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曰各言其志正見人各有志須是直下承當夫子所以論三子為國處絕不把曾點並較此意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為相却都是春風沂水此似難說若說悟得理即有勇足夫子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性。地。風。光。所。以。仍。叫。做。一。個。狂。不。曾。用。得。著。○。刀。蒙。吉。曰。註。優。柔。厭。飢。優。柔。涵。濡。而。不。欲。驟。也。厭。飢。咀。嚼。而。不。能。舍。也。

附。吾。與。點。也。至。末。節。文。震。孟。文。評。語。類。云。莫。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又。云。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以。此。二。條。推。之。則。夫。子。與。點。是。與。其。有。用。世。之。本。非。與。其。忘。世。也。此。文。會。得。此。意。○。問。點。與。三。子。是。有。得。無。待。不。同。否。曰。莫。春。數。語。直。是。民。胞。物。與。氣。象。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問。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明。季。講。家。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是。否。曰。此。是。點。有。下。

視。三。子。遺。畧。事。爲。之。意。非。自。信。不。過。也。語。類。云。點。合。下。見。得。個。大。不。肯。屑。屑。做。那。小。的。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更。不。加。細。密。工。夫。以。此。二。條。觀。之。夫。子。於。點。只。患。其。執。滯。不。患。其。走。作。也。故。仁。山。金。氏。謂。下。文。皆。所。以。實。曾。點。此。文。亦。極。合。仁。山。說。○。問。語。類。謂。點。與。佛。老。近。似。然。則。佛。老。亦。有。可。與。處。乎。曰。要。看。近。似。字。非。謂。其。真。同。也。大。抵。聖。賢。言。作。用。必。先。講。本。領。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言。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然。借。來。雖。近。似。而。實。大。不。同。○。陽。明。詩。云。點。也。雖。狂。亦。我。師。他。胸。中。自。認。得。

一個點與夫子所與之點相去千里矣。○問講家云其言不讓此與讓者禮之實讓字不同此是小疵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爲國了如何尚許其能此說是否曰以語類觀之則此章禮字不如克已復禮禮字細密若禮讓爲國之禮讓則與此節正一樣如何說不同若以其欠得分數少謂之小疵則可若謂其不是禮之實則不可。○問此作似與道體上尚少一層發揮曰固是如此然在啟禎間此種文已難得。○問顧麟士欲將宗廟會同串說何如曰無論其說顯與註背且迂滯難通甚矣麟士之多事也。○問據蒙引則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爲諸侯孰是曰從蒙引可也宗廟會同之

相亦可以諸侯相天子言但在赤口氣中則不可說明。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二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節 王陽明曰克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已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袁七澤曰所謂已者何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已禮非一非二迷之則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故釋冰即是水不別求水克已即是禮不別求禮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蒙引曰已是形色之已即下文視聽言動是也克已非克去其已乃克去已中之私欲即下文克去視聽言動之非禮也此段甚妙陳明卿大全刪本載之余所覽蒙引刪本不載○已字兼氣質之

偏耳。目口鼻之欲。人我忌克之私說。呂氏所謂物我並觀。亦是克復內事。但不當專指耳。若大全朱子謂物我並觀。與克已全不干涉。則又似偏矣。已字亦不妨對人字說。非人所同得之理。便是已。○謝註性偏難克。大全止就剛柔言。刁蒙吉復推廣之曰。如性偏好貨。則從好貨處克將去。性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去。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克將去。○又曰。克盡已私誠意也。皆歸於禮。則心正而身脩矣。此恐不然。克復俱兼得身心意。○克已克字。是行的工夫。蓋顏子平日知的工夫。大畧已盡。此處只重在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若饒氏云。吾與回言於吾言無不悅。是說博文。此四

勿是約禮。此則又偏。彼兩處難定。他只說博文。○劉炫曰。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自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爲仁也。○仁與禮似有體用之分。玩輔氏理虛禮實之說。可見。然則以禮對仁言。則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此尤可見。看書之當有活法。○蓋以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言。則天理之節文在內。所謂禮與已。各自有內外也。但此章禮字比禮之用章較濶耳。以天理之節文對天理言。則天理是內。所謂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凡內外體用動靜。皆當作三義對峙看。○看書須得活法。方妙。蓋此若合而言之。則禮與已各自有內外。若分言之。則禮爲內。已爲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爲外。言動爲內。

又分言之。則視爲外。聽爲內。此看書到衆說爭峙處。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一條爲非。然限制等級。卽是天理之當然。似不必辨。但須知其不專在外面耳。○周季侯曰。禮原非有實相可以舉似。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若謂禮無實相可舉。則非聖人不曰理而曰禮之意矣。但禮是我所本有。只克己而禮在是矣。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則得之矣。○淺說曰。自一心而言。則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則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按淺說解克復。兼身心言。最明。○據蒙引。則首節兩個爲仁一樣。據語類。則不同。然依註則蒙引爲是。今姑兩存之。○爲仁由己。兼有難易二意。易

則以其在我。難則以其非他人所能助。然須側說。蓋註重在易一邊也。蒙引得之。○由己二字。所以形容直捷之極。最得此旨。蓋顏子爲仁。無求助他人之理。何待叮嚀。○刁蒙吉曰。機如弩機之機。一撥卽轉者也。機在人。則我束手。故難。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請問其目節。徐岩泉曰。夫子告顏回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工夫只在眼前。此正是約之以禮。○百方家問答亦載此說。○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內。已包得不當。至下節始提此爲主腦。凡大全語類。重講勿字者。須善看。○刁蒙吉曰。勿者。禁止之辭。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遏絕之意。勝私復禮之機。機字卽在我而無難之機。○存疑謂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

動上說。聖賢有持敬涵養之功。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此說不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原兼動靜說。觀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可見大全真氏又以勿視聽屬存養。勿言動屬謹獨。此又太鑿。四項俱兼存省。不宜分屬。○查大全以四者分存省。此似是徽菴程氏說。非西山說。癸亥閏六月○存疑。顏子生知之亞一段。自妙。朱子所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者。乃是本文言外意。余初誤看。存疑說正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合。己亥六月初三○程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對仁看。則禮與己皆在外。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恐不然。

己亥六月初三

○朱子答呂子約云。由乎中而應乎外。

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裡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文集卷四十八庚申看

○語類謂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此段要看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別。蓋其為禁制同。而所以禁制則異。朱子只要人下工夫。未暇辨其同異。○以四勿配五事。則勿字屬心。又視聽言動皆兼思。徽菴程氏云。動兼思貌而言。不必以勿字為心者。非。○大全辨或曰。中庸喜怒哀樂。以性之寓於情者言。此云視聽言動。以性之寓於形者言。○管登之

曰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為主。自能照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機先。蓋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依此則反重在復禮了。此亦是提良知爲主的話頭。不知此是論力行。不是論存心也。且此禮字亦難當良知看。○又有以人生而靜爲綱。以隨感而動爲目。亦非克己卽是綱。目卽是綱之目。不分兩項。存疑得之。○請事斯語。只就此脚頭踏處。便是下手之時。○譚梁生曰。不敏請事。則是足發不惰。見進不見止之象。是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曾子一言則曰唯。顏子九言則云然。○徐岩泉曰。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

哉。○此亦是欲仁仁至話頭。然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章是大成工夫。似不得作一樣看。○刁蒙吉曰。註云程子四箴發明傳授心法。最爲親切。學者宜深玩其所以親所以切而躬行之。不可徒作文字讀也。○又解視箴蔽交於前。兼不正之色。不正之書。二意。解聽箴閑邪。兼防其淫聲。防其邪說。

仲弓問仁章。莊忠甫曰。出門而介秦越。使民而別貴賤。此慢之生於妄者也。無賓而視以爲賓。無祭而見以爲祭。此敬之生於妄者也。以妄治妄。終以藥發病。若功行圓滿。必待并忘見賓承祭之心。然後可。○或問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楊中立曰。對境不動難。○刁蒙吉曰。敬以持己。直其內也。恕以及物。方其外也。○大全諸家多以

內外體用分言敬恕。須知恕未全是外，未全是用。但對敬看，故云然。當與參乎章參看。○張彥陵曰：須知恕根消處，正顯得我全體圓融。聖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效。正重在自己工夫耳。○吳因之曰：顏子請事斯語，乾道也。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意。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曰：坤道有積累慎密之意。故講顏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遏絕，便可勝私復禮。何憂己之難克也。唯從其事斯語而已。講仲弓請事處，當云為仁之功，一毫踈畧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便無頭緒，便無入門。唯兢兢於見賓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兩邊移動不得。○刁蒙吉曰：言效便要他自考。蒙引曰：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於此也。豈其然。新建新鄭及

龍溪諸公俱詆斥註說，以為不怨天不尤人之說，大謬矣。

司馬牛問仁節 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初原故，且勿入講，恐碍下節。○刁蒙吉解註中忍字，用舍忍堅忍二意。

其言也，初節 難非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慎之意。

君子不憂不懼章。○憂自內生，懼自外人，不必分當事未事。○張彥陵曰：不憂不懼，即無入不自得意，只據見成說。內省二語，是無憂懼根子。然非教他方去用功，乃令他自己去想要到不疚地位。當盡何等樣工夫。○周季侯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庭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有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

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著仁義道德。只討得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薛敬軒曰。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唐荆川曰。險處惶惑。原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多憂懼人。與多言而躁人。正矛盾。多憂懼人。見難不見易也。正當於此處。想出一個司馬牛。

人皆有兄弟三節。大全辯唯適張氏曰。宋哲宗時。章惇復位。怨劉安世尤深。必置之死。因復徙安世於梅州。推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安世獲免。可以知命矣。他如鄒浩諫立賢妃。竄於新州。對友人田畫出涕。畫曰。使至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此又

以義制命。不以死生貳其心者也。

君子敬而無失節。李衷一曰。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間。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己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了凡亦主李說。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而為我之兄弟矣。况其親者乎。使雖而能遷善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格天也。固無患乎無兄弟也。使其怙終不悛。則是我立命有虧也。事天未至也。亦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為不得已之詞。亦非意圓語滯。○樂天齋翼註曰。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敬。誰

人慢我。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譚梁生日。說理亦靡靡可聽。若周公誅管蔡云何。○又曰。司馬牛憂懼之意多。敬恭之意少。敬恭憂懼。似之而非。子夏之言。正言君子。蓋敬恭者。無惡於志。不愧不怍之君子也。○又曰。處牛之勢。唯有去而已。子夏之言。非寬其憂也。策其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計當持身避難。秉禮異國。是無兄弟而有兄弟也。語曰。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則子夏導牛意也。牛不能從。至雎之叛宋。欲滅桓氏而始出奔。不遑擇國而處。其亦晚矣。

子張問明章總旨。此當與衆好衆惡章參看。又當與先覺章參看。○此章當合先覺章。及何爲則民服章同看。子張問明意思。分明要從遠處討明。夫子

窺其意向在遠。故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都是因其務外好高之病而藥之。明處全在不行上。然其所以不行。全在本體空明之盡。此句不若蒙引存疑。居敬窮理之說爲精。若在譖愬上料理。則其不行處。正是行無有是處。○識先覺之賢。便知明遠之故。○譖愬極切近。浸潤膚受之譖愬。極精細。此段就切近上說。大全輔氏就精細上說。其實相發明。蓋唯切近處精細。即此是明。即此是明之遠。○宋羽皇曰。家庭邦國。無處不有譖愬。同室相關。骨肉參商。皆此輩爲之。非設爲之辭也。○李衷一曰。人心本來自有明覺。到被人欺來瞞去。不是人能欺瞞得我。都是我心中私意。紛擾本體上。不光潔。不定靜。可以閒而投。可以激而怒。所

以浸潤膚受紛然得行。○李毅侯曰：不行譖愬，全在心體上說。譬如鏡然，只在磨拭上用功，不在照物上用功也。○又曰：問譖愬何以不行，吾心之明，何以不爲譖愬所蔽。曰：此理在先覺章。○魏徵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芑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間而進，此卽蒙引居敬窮理之說，乃其本也。○王宇泰曰：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他人在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不行有兩解：麟士以王宇泰說爲雅。看來兼用爲是。○沈無回曰：遠是就其明而贊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吳因之曰：遠非

旁燭遠到之謂，乃精微深邃之謂。全要看註中不蔽於近一句，然不蔽於近，何以爲遠。大凡遠處易看，唯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唯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鎔，此視探賸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也。若只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億逆窠穴，何啻千里。○據存疑則明遠本領，當在言外補出，因之則混在本文說了。存疑

較清楚○譚梁生謂假女謁苞苴醉飽燕樂之利以行其譖譖安得不行指攘名奪位嫁禍陰賊之害以行其愬愬安得不行蓋兩者從已利害起見非從人利害起見人之利害可視爲隔膜已之利害必急於燃眉按此論甚好但以此講浸潤膚受則未切

足食足兵章總旨 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李衷一曰大抵兵之可去食之可去都謂其有信在耳去食不是生定必死直是恃信足猶可全活也萬一不幸至死則寧以信死無寧以不信生信之所係豈不大哉民無信不立不但財窮食盡之時相叛相離不能一朝雖國富兵強之日相詐相傾而勢亦將渙矣聖人譚經

濟實用畢竟歸重信字

足食足兵節 首節只重信蓋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食而輕信也因之說最得○李毅侯曰帝王先富後教井田學校相爲表裏民信之矣自在兵食既足之後○又曰此章孔子意自重信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所以書義不得通曉

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若後世召募之兵稅畝之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去也○孫淮海曰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且將并兵食而失之矣○吳因之曰去食

去兵。是斟酌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爲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著力。政行於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於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

棘子成曰。章總旨。李衷一曰。章中重君子二字。君子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

何以文爲節。譚梁生曰。質勝文則野。勝文且不可。况去文乎。子成不特文勝質。而直欲去文存質。是不特爲野人之說。而直爲異端非禮非樂之說也。

惜乎夫子之說節。王觀濤曰。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故云失不可追。唯有此意。而乃爲此言。所以可惜。文猶質也節。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原是分拆不開的。○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比體。不是喻體。○此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質朴之質。方是。○葛屺瞻曰。如在士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僑野率真。自得其便。若加了文采。反張惶踟躕。○此段是以質朴對文采言。俱在外面論。○文質以時言。則不特後王用文。卽上古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卽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卽治內亦不得廢文。以事

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文猶質二句之意。是論其理如此。虎豹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廢文之弊。不特君子小人無辨。註獨以此言者。舉此以示例耳。○此段是以內而本質。外而文章言。

年饑用不足章總旨。王季和曰。君民一體。財用亦互相流注。民富則互相流注者日增。故不至獨貧。民貧則互相流注者日減。故不能獨富。君或不足。民自有以供之。君雖有備。民將起而奪之。民之有。即君之有。○三說當兼用。若劉上玉謂均在徹內。均是足的。當緊從徹字透。出利弊。似太拘。

年饑用不足節。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

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蒙引謂不可曉。蓋未得此耳。

盍徹乎節。張彥陵曰。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去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譚梁生以朱子合作均分之說為誤。謂古今公私情事不甚相遠。所謂一夫受田百畝。受而耕。非受而食也。所食者百畝之餘。故僅足八口也。猶今之佃戶。此說大可駭異。○存疑。徹法兼貢助。夏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槩言也。故曰大約云。○樂天齋翼註曰。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

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蓋有若只要發出君民一體之意。未暇及此。○有若之意。主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存疑。哀公之加賦。是欲富國也。有若之輕賦。是欲富民也。○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大全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百姓足節。張彥陵曰。百姓之足不足。須根徹法之行不行來。○譚梁生曰。大夫陪臣之足。百姓所以不足。在官則不在民也。百姓之不足。君用所以不足。在私則不在公也。○陳之遴。百姓足節文。○百姓足之時。無論賦額畢登而寇盜不作。物價不騰。抑且家給人樂。無戾氣以干天譴。而什一安得不有餘。○百姓不足之時。無論箕

斂不應。而寇盜費其半。物價踴其半。且民窮財盡。聚眾怨以召凶荒。而什一安得不告匱。○先王裕民多術。而要不出於薄賦。什一其迹耳。蠲租之詔。歲下補助之恩。時及一旦。貸其強半矣。○今日瘠民多術。而要莫慘於加賦。什二亦其名耳。吏以巧取為賢。民以稱貸救死。十且征其三四矣。○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宋神宗熙寧元年。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

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按光之言甚正。加賦固足以害民。乃又有詭爲不加賦之說。而其爲害乃倍蓰於加賦。如安石之行青苗。手實者。後世不可不深戒也。○又朱子云。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乾道中崇安大飢。朱子立社倉法以救之。此所謂儲蓄之計也。陸象山云。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則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按象山此舉。足補朱子社倉所未及。後

世徒知有社倉之法。而不講求象山平糶之制。無怪其名存實亡。本以利民而反害之也。黃氏震云。社倉之弊。至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震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請於朝。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無害。愚按黃氏不拘先法。而買田以救其弊。意固甚善。然有散無斂。民無後慮。在良農固可助其不給。無荒時失事之憂。彼惰農亦私有所恃。而不盡力於南畝。則反以滋小民惰窳之習。助天而棄人。亦非策之善者。不若象山平糶之說。爲久而無弊也。救荒者慎思之。子張問崇德辨惑節。張彥陵曰。崇德工夫全在徒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

申事但論用力則徒義為實論立本則忠信為先○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麟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喬君求曰只是一個忠信必奉此念為主宰然有惻悞為忠信拘攣亦為忠信却又去此取彼如遷移然則自一念之真實積為百念之高明日新月盛而不自知矣○沈無回曰人心之不變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義自兼內外而大全蒙引皆以忠信為內義為外者只以事之宜言也○主字徒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徒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徒義方是工夫俱謬麟士不取饒而取林不知何也○刁蒙吉曰主忠信而不徒義則有膠柱鼓瑟之患徒義而不主忠信則為權謀

術數之學○聖門工夫只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崇德便是約禮中事辯惑便是博文中事比博文約禮又較切實些想立此名目是因人而施壬申八月閱大全朱子論胡氏之說識此○崇非有所添增謂其不流於汚下也

愛之欲其生節 張彥陵曰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重兩欲字上下是實說重既又二字上條愛條惡條生條死意上二句已含下二句只是疊上語耳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有兩層○徐自溟曰要在四個欲字上見惑惑只是個欲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佐案曰毋

論好惡之僻。卽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一毫意思。便於心體有累。便是惑。

君君臣臣章總旨。樂天齋翼註曰。此章卽正名之意。○

刁蒙吉曰。還是核實之意。

君君臣臣章。徐自溟曰。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果善其言。則當反其所以爲君父者何如。則臣子之經自此定矣。乃其言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則是不揣一個頭腦。而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父而制其子也哉。○刁蒙吉曰。春秋於臣子弑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唯不君。臣所以不臣。父唯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其責於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子。負罪引慝之道也。四件四平說。○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封。孔子接淅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孔子自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更入齊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圍逐慶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迨陳乞子恆弑簡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聲清曰。康誥論聽獄曰。服念五六日。至於旬。呂刑論聽獄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大都欽恤用刑者。貴遲疑。不貴神速。然則夫子何以片言與。由曰。此雖明與其捷。實陰戒以驟也。若曰。片言折獄。唯由若他人。或不必如此驟決耳。○忠信明決。該得廣。輔氏

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引以爲小。然蔡氏說亦渾。○附李毅侯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爲國。則可以無訟矣。而况於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子所謂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聽訟吾猶人也章。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子張問政章。朱子曰。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故雙峰謂此論爲政之心最是。

君子成人之美章。刁蒙吉曰。誘導引也。就未成時說。掖扶翼也。就將成時說。獎誇許也。就正成時說。勸勉勵也。就既成時說。既成又恐其以一善自阻也。故勉勵之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於成也。○莊忠甫曰。人之美惡。無所待而生。有所待而成。生由乎我。成由乎人。方一念之初發也。贊之以堅其志。鼓之以決其氣。助之以壯其勢。則其成也。忽然矣。若訾其疵。以敗其意。陳其禍。以怵其心。散其援。以孤其力。則不成也。亦決然矣。蓋成與不成之機。在心不在迹。聖人特恐世人。不察心而觀迹。則有疑君子而信小人者。故特別而言之。○君子時借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於成美。如謂好勇好貨好色爲無傷是也。小人時繩人以正理。似乎擁

善而牖良。然其意歸於成惡。如樓護議論常依名節。袁盎引義慷慨是也。○小人之於人之惡也。迎合之。容養之而已。○高中玄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可不審察之哉。○學者取友亦然。

政者正也。章 吳因之曰。此與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相畏者也。上有畏其下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然後下有畏其下之心。所謂有恥且格是也。孰敢二字可玩。○若使今人遇一大人問政。不知條陳出許多事件。看聖人對康子何等要言不煩。壬申八月

季康子患盜。章 莊忠甫曰。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

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附焉。孰甘棄身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張子曰。欲生於不足。○欲生於不足。此與莊說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樂天齋翼註曰。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大全辯卓庵張氏曰。北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此皆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僖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

月閒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闒宦，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按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乾符三年，僖宗令天下鄉村各設弓刀鼓板，以備羣盜。綱目深譏之。孔子所以專言不欲，而不及備盜之具，良有以也。

如殺無道章。如殺無道句，說約所載鄒嶧山三說，可兼用。○欲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於善矣。○樂天齋翼註曰：猶云真心好善也。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說。○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張問士章總旨。此章即是爲己爲人之辯。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爲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箇爲人之意。○一真一假，一欺一歎。○闇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的是此章注脚。○管登之曰：子張質最近仁，蓋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狷介爲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日，則皆目之爲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檢者，爲其氣度本近誠，而僻習亦易入僞也。好義下人，亦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爲難滿耳。唯質直少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也。

子張問士二節。李毅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爲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是聞也節。四書鏡曰：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譚梁生曰：是聞也，非達也。如謂問行與干祿是截然兩義也，問行則是干祿則非也。達者不求人之有譽，獨求己之無咎，聞者反是。○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辯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也。○蓋我之所以致之者不同，故世之所以報我者亦不同。

夫達也者節。張彥陵曰：質是質朴無粉飾，直是正直無邪曲。○佐案曰：大抵率直的人，只愁不會委曲，不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己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此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不同。彼直字濶。○吳因之曰：註以所行合宜解義，與別處因時制

宜不同。言只就素位中所宜做底去做，更不奇奇怪怪，丟起本身，別做一樣驚世駭俗之事。○觀察下人，還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肯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存疑謂觀察是為下人，張本則亦是兩件矣。而又以饒氏之說為是，不可解也。然大全朱子亦說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下人似亦不止在觀察。○此意與刁蒙吉暗合。○刁蒙吉曰：或曰人之言色未必有公而無私，以之為符驗可乎？曰：察之觀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謗之言，忌嫉之心，則非所問矣。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瑕，人

多不敢直指故尤不可不觀察。壬申○徐岩泉曰慮以下人者縱我或有實行矣而人或不信我亦謙謙然只管自家做去便有人不知而不愠意此是爲己實心實學學力到此自然誠能動物。○尹孔怡曰此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下節反照乃疑不自居意下人者與無忌憚相反。○所謂務實者兼實心實行質直慮下是實心好義觀察是實行註自脩乎內及充乎內二內字似當兼身心說與內主忠信之內不同。

夫聞也者節。張彥陵曰色取仁便見行違仁此乃相足之語無兩層。○此節分明畫出一個鄉愿色取行違卽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意居之不疑卽自以爲是意邦家必聞卽衆皆悅之意。○語類有一條說此與鄉愿不同。

○樂天齋翼註曰行違據註是行實背仁看來他非不欲假於色并假於行但事事合理則又無以自便其私故不覺違背了去蓋色爲虛而行爲實實處却假不得。○劉上玉曰亦有不自知其非而居之不疑者此意亦可兼用。○刁蒙吉曰今之學者一意做舉業固不待言卽希聖希賢之輩或欲求譽於一時或欲著聲於百代其不從名上起見者蓋寡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總旨。蒙引謂崇德脩慝辯惑皆是心上工夫然看來德字似不專指心。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節。先事後得節。蔡虛齋曰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又是一

意○然亦當兼說○先事後得○大全朱子兩條○一是未
爲而先計之○一是方爲而遽圖之○不曰德崇而曰崇
德○見這先事後得之心○正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
不可把德字倒在崇字上○吳因之曰○攻寇目不他視
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縮手不得○一退步不
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慝者用力
拏住○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
還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
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
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
未嘗攻己惡也○惡顯而慝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爲
慝○而夫子以爲惡○四書鏡曰○不必不從事於德○而後

德不崇也○卽一心以圖其事○又一心以計其得○則雜而
不純○便非崇德○不必不從事於治己○而後慝不脩也○卽
一心以治己○又一心以治人○則自治緩而不切○便非脩
慝○樂天齋翼註曰○一朝之忿○言其忿至小○非終身不
可解之仇○袁了凡曰○人心唯怒爲難制○忿不及懲○則
盪情滅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身○是
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論最精○然是非
利害○還當兼說○譚梁生評了凡此條云○聖學正不在
論心而遺事○亦非論是非而遺利害○如此說○似入細反
入套○

樊遲問仁章總旨○吳因之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
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

枉二句。卽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卽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開對。

樊遲問仁節

樊遲未達兩節。劉上玉曰。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爲用。俱宜渾之。

樊遲退節

李衷一曰。遲只曉得夫子之言知。故把能使枉直之言都做知看。謂既知其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不知就能使二字。便見知有轉移曲成處。亦是仁。不必盡舉無錯乃爲仁也。遲問子夏。分明見夫子畢竟要分

別枉直。不免要用舉錯。其初知妨於仁之疑。終未洒然。○遲旣以夫子之言。專爲知發。則知妨於仁之疑。終未釋。且復疑使枉者直之無與於知矣。但對子夏說。則只疑得使枉者直一句。蒙引亦明。其初知妨於仁之疑。雖終未洒然。遲口中未嘗說出。李說只可在言前說。○下文子夏之答。則併遲意中之惑。都解之矣。○吳因之曰。何謂也。言夫子論知之言如此。實有可疑。不知其果何謂也。註未達能使枉者直之理。謂未達此句。是論仁而非論知之理。蓋遲唯合認舉直錯枉二句。皆爲知。故有何謂之問。○譚梁生曰。見字。一經電切。視也。一形旬切。顯也。露也。俗作現。現字義屬物。見屬人。同韻。相見之見。本如字讀。集註每一處兩音。如儀封人前後音。現中

音見此章見子夏音建見於夫子音見
富哉言乎節 子夏解遲之惑只富哉言乎一句已盡了
下節不過引舜湯事以足其詠嘆之意
舜有天下節 看來第四節遲非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
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直
而後爲知則天下之爲知者難矣如此說方與註又字
切若如蒙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因字不宜用又字矣
富哉言乎一句則解遲意中之惑引舜湯事則以見能
使枉直爲必然之理也自是兩截余向俱似誤看曰如
此則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一句當在富哉言乎下何
以置在舜湯節下也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朱子
以此章兼仁知意爲重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舜

湯一節言也 己亥十一月十六改 ○圈外尹氏註另是
一樣間架與圈內不合不特贊樊遲好問之爲餘意也
子貢問友章 樂天齋翼註曰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
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張彥陵曰不可非不聽也
謂其人不可以忠告善道卽止不言所謂諒而後入也
○此意亦本蒙引然須兼不聽說方是○李衷一曰不
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理解曰
不可則止者積誠以動之寬歲月以待之非畏辱而棄
之也○分之則三項合之只一件不忠告叫不得善道
不善道叫不得忠告不可不止叫不得忠告善道不忠
告善道叫不得不可則止叫不得不辱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吳因之曰君子會友果何所爲欲藉

困勉錄卷十二
之以講明天下之理也。其聞見所資。豈不甚重哉。而抑
又不但資聞見已也。卽爲仁工夫。全是自己著實做的。
亦是友以輔之而已。此一節。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
透徹。便是。○顧涇陽曰。自古無關門閉戶的聖賢。自古
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刁蒙吉謂可作此章注疏。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二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總旨

張彥陵曰。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

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
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
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樂天齋翼註曰。首節
言政本於身。下節言政要諸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子路問政節。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
於顯。勞於處常。勞於禦變。要知先勞不專爲民而設。實
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
敢逸。尚落一層。○李毅侯曰。天下事使人爲之則易。身
親爲之則難。子路好勇。最是任事的人。但恐一味任才

氣做去。故約之使從自己身上做起。子路却看得先勞易了。故請益無倦二字。只破他易視之心。

請益節。倦不特在政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程伯淳曰。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陳大士曰。治未治未安之天下易。治已治已安之天下難。

先有司章總旨。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大體。○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子張子夏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之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却又走入狹小路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戒之也。○按先有司三句。敬簡者亦未必能行得恰好。不必謂是因

仲弓所能而勉之。壬申八月

先有司節。張彥陵曰。先有司者。總方略以撫平民。赦小過者。清囹圄以理冤民。舉賢才者。振淹滯以登俊民。三句平看。○陳定宇曰。為政當以分任有司為先。赦有司之小過。則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則非常之才可以自見。○舉賢才。須如陳氏兼已用未用說。蒙引謂自身為宰。難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兼已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上下。何必疑乎。

焉知賢才而舉之節。周季侯曰。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已有之。其心好之之真心也。○百方家問答。問舉爾所知三句。舊作倡率說。然否。吳無障曰。舉爾所知三句。勿作倡率說。爾所知。爾舉之。爾所

不知者。自有人以舉之。把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不問人。要期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大公不私意說。辛酉三月抄附○大全辨芭山張氏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貞觀元年。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誠得大體。臣自心服。不敢遂非。按德彝此論。與先有司者不相悖。後世不當以人廢言。○唐開元十三年。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綱目特書以譏之。○卓菴張氏曰。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必不得已。可

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愚按孟光言。不當赦者。不可赦者也。小過當赦者也。故論語言赦小過。而春秋譏肆大眚。○唯適張氏曰。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卓菴張氏曰。魏晉用人。先門品而後賢才。此最深病。北魏文帝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置吏。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需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

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衛君待子而為政二節，必也正名。耑指衛輒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此是言外推廣說。謝氏謂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此雖與名不正三節意合，而在必也。節則亦是言外推廣也。○饒說亦是，但不可夾雜在正講耳。○大全辨唯適張氏曰：計衛前後二十五年間，輒之為君，凡二十二年。衛民之願輒為主，而不思贖之入，非一朝夕。當日納贖者陽貨，拒贖者國書，小人因之以為利，故衛事至此極耳。不然，父子天性也。唐得一李泌，可以調和兩宮，豈衛得一夫子無消弭反正之道。○

苞山張氏曰：須想出正名前一層工夫。名之所以不正者，心不正也。要隱隱根心術說。○丘文莊曰：正名之道奈何？曰：務其實而已。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立郢避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輒事。○胡氏立郢之說，朱子以為先與斷約精矣。蒙引所載語類一段，則是為政於魯之事，非本章正意。若雙峰為衛世卿一段，則又是輒未立而孔子為政於衛之事，亦非正意。

有是哉節。張彥陵曰：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野哉由也節。樂天齋翼註曰：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

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容。

名不正節。樂天齋翼註曰：言字不泛，卽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

事不成節。禮樂只據本身說，卽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不必說到刑不當罪，而後爲不中，卽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張彥陵曰：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吳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

則於正名意不緊切。○董思白曰：名可言，言可名，斷然拆不開的。須一滾說，方於言無所苟，不煩饒舌。○二必字，卽必也正名必字。○註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一事指名實相須，其餘則指言事禮樂刑罰，不可誤以一事其餘分貼名實。○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恐不當作一正名而無他事解，口氣若謂君子於其言，別無假借糊塗之法，無所苟而已矣。○樂天齋翼註曰：故君子節要提起名之二字，看程文破云：君子知名之爲重，所以謹稱名也。最分曉。○又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卽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上也。

樊遲請學稼章總旨。躬耕畝畝，聖人常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

樊遲請學稼節 蘇子由以許行看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然樊遲與許行亦有分別。遲之意大抵以吾儒未仕。則當自食其力。不必便如行之君民並耕也。○夫子告以大人在位之事者。大人之學。不分已仕未仕。而皆當學者也。

小人哉節

上好禮節 張彥陵曰。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李九我曰。敬服用情。卽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好始得。○四方之民。卽敬服用情之民。舊主遠

近分者非。○上三箇民字。卽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其子而至。只作爲之耕稼看。○樂天齋翼註曰。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

誦詩三百章 不必看壞誦字。但誦必能明之。而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只是不能誦而已。○不達。不能專對。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說。亦或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則亦是未嘗明得。○樂天齋翼註曰。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有所拘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亢。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鄰禍。便是不能專對。○沈無回曰。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

因免金卷十三
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左右逢原。自無所不可。○按此本雙峰高一層說。須兼將以致用說方完。○註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溫厚似屬心。和平似屬氣。風諭似屬辭。○溫厚和平。俱兼心氣說。爲是觀異聞章註曰。心氣和平。可見。己亥三月。○溫厚和平。缺不得一件。世固有溫厚而不和平者。有和平而未溫厚者。○譚梁生曰。此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時語也。所以深誘人學詩也。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慮當時後世學者之見少而不潛心於誦學也。故云然。蓋謂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達政專對。所必由也。誦之有用。則此三百篇足矣。誦之而無益。雖多亦安用哉。深明三百篇正達政專對所必需。

勿求多於三百篇之外。勿徒誦於三百篇之中。多者指未刪之三千篇而言也。○按胡氏謂詩三百篇固多。與譚說異。譚似長。辛亥十二月。

其身正章。令自不可少。全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標準。○行字內有默馳於無形意。從字內有強制於有象意。○此意思。聖人屢言之。記者不憚煩。亦屢記之。總要見既爲人上。則此身是無可寬假的。壬申。○大全辨或曰。中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唐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武氏之立。以納巢刺王妃爲法乎。

魯衛之政章。按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

知夫子本意正為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亦有憂之意。孫邾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子蓋有以先窺之矣。

子謂衛公子荆章。

胡敬齋曰。夫子稱之。亦以風有位者。

○居室本於居心。寡營由於寡欲。○姚承菴曰。三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上。苟者。猶俗云將就歇的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荆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右直解○註只主循序有節說。然又須補治家之能說。大全朱

子所謂他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全不理會。或問小註。所謂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也。但重在循序有節。邊。○註有節。兼不貪多。不務奢說。○始有即台。少有即完。富有即美。四書脈○富有雖云美。若不知足者。即美猶未美。

子適衛章。

張彥陵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

不粘著衛民上。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去浚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沈無回曰。庶矣哉。三字。夫子只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其中矣。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析疑曰。衛之庶。唯先公之教養。以有此庶也。○富是君道。教是師道。苟有用我者。章。沈無回曰。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

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臆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真是如指其掌。○湛甘泉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四書鏡曰。夫子目睹生民塗炭。激切於中。故不覺歎此。不是故爲此語。以欲動當時使知用己也。言外要見久困之民。易與爲治意。○朱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興衰起廢。革故鼎新。紀綱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於道也。○按此與久困易治之意不同。然可兼用。○周季侯曰。舊解說當時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

故自家說出期效。意還未盡。蓋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情。却亦是他手段不濟。譬如危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寔寔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朞月三年之間。定箇程期。此雖其一時技癢之言。然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此章當與齊一變章合看。

善人爲邦百年章。張彥陵曰。此章只爲當時尚威嚴而喜速效。故以濡徐德化感動人主。若曰王道非督責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以此推之。則前章亦用我朞月三年俱重。後章則王者必世。

俱重合看則見聖人善人王者雖分深淺而總之非督責之術總之非旦夕之功。凡書有階級而不重在階級者如其爲人孝弟章之類俱然。○樂天齋翼註曰善人以己之善化民之不善故可以勝殘去殺。卽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於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說得懇切若只著贊歎口氣恐猶未盡。○誠哉是言也。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言法術者。○此只主勝殘說須兼照百年爲是。○天啓壬戌李元鼎一節文破云聖人思善治以其有可繼之心也。起講云國家無百年可繼之政而有百

年可繼之心。馬君常評云寬猛之政百年亦不一其變。只意主愛人耳。若一味悠緩便是漢之元成元之末世矣。可繼之心當是獨解。

如有王者章。張彥陵曰王者謂興道致治之王者勿說受命而興恐傷當代。○蒙引雖云仁不兼教養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賴於養。故麟士取班固之說。○朱子召南註有薰蒸透徹融液周徧八字最可想見此章仁字光景。淪肌浹膚是謂透徹。東漸西被是謂周徧。然曰薰蒸曰融液則非驟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仁摩義節禮和樂是也。王申八月。○存疑謂此是因上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而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固不待於百年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如此則於必字

口氣不順

苟正其身矣。章張彥陵曰：此章專為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王宇泰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

冉子退朝。章張彥陵曰：此非責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截然分別。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於家者，示宜公議於國也。○沈無回曰：國政不當議於私門，恬然不以為怪，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閒耳。是註正名分之意此便是作春秋心事。○蒙引曰：季

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雖政亦事，恐非註佯為不知之意，不可入夫子口氣。○此當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看。夫子所慮者遠矣。○家語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總旨。張彥陵曰：按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肆。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或曰：通章只是箇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便不知為君難處。興喪皆由於此。○此說最直捷。蓋此章只是辨興喪之由，聽言意

不重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節。樂天齋翼註曰：興字兼創守。○蔡晉江曰：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語意雖含蓄得寬，而語氣寔接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間也。

為君難兩節。附李毅侯曰：不幾乎仍與上不可其幾相應。蓋興邦自領知難來，不領一言來也。借使一言可興。

則人君負展之處，只消一大扁額書為君難三字足矣。有是理否。○按此重在聽言上。王戍文湛持墨講不幾乎句云：一言興邦是終未可幾也，亦是此意。

一言而喪邦兩節。張彥陵曰：不亦善乎，善字講者俱入都愈喜起等語，非也。蓋惟言莫違之語，決是不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不至於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叫應。龔應身曰：若執定莫違，豈惟不善，足以喪邦。卽言之善者，便是剛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不亦善乎，此句若依直解看，似亦妙。辛亥十二月。○兩言不可若是其幾，最妙。蓋天下之言，原無可執。如執為君難之言，將有逡巡退縮之病；執不可莫違之言，將有優柔不斷之病。故夫子先寬說一句。辛亥

十二月○譚梁生曰此夫子用魯爲司寇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論道責難陳善閉邪之語也

葉公問政章 張彥陵曰只欲公驗民情以自考○尹孔

昭曰近悅而遠不來恐涉於驩虞之私遠來而近不悅

恐迹於塵聲之附○互說只是餘意冉永光

無欲速章 張彥陵曰欲速則銳於進而不精不詳必至

前後兩壅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旣得而忘其遠

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弘算故大事不成○存疑兩

段極好然以黃氏次第分量之說爲不好看來黃氏說

與存疑所言亦不相背蒙引亦用其語似亦可從也○

劉上玉曰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

○張君一曰希闊之功每似於無可欲其可欲者必速

效耳廣運之略常極於不可見其可見者必小利耳○

有欲速見小之心卽達且成亦不可勉齋所謂私心而

非正理也况必不達必不成乎○樂天齋翼註曰子夏

規模甚小夫子直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講錄

云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宗欲朋黨之速去

而訓註橫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遼左眞宗見

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

哉○卓菴張氏曰齊桓圖伯經營數十年至江黃道栢

相繼來盟然後次陘之師一舉而伯宋襄繼之不知此

義一年之內執滕子盟曹南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卒之

兵敗身傷爲後世笑則皆欲速見小之意也

吾黨有直躬者章總旨 此章直字與人之生也直直字

不同。故云直在其中。若是人之生也。直之直則不必言在其中矣。圈外註順理爲直。是人之生也。直直字。直不直何暇計。是本章直字。

吾黨有直躬者節。張彥陵曰。葉公以證父爲直。不惟直字認得差。卽此直躬二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此章只當以理與情對看。不必以心與身對看。蓋直躬者。亦未嘗不自謂安於心也。此段亦姑存之。非正旨。

父爲子隱節。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人情外之天理。非天理也。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

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譚引吳志徐衆云。蒼梧

澆

一作丙

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

與直躬一例。○莊子呂覽韓非子。皆以直躬作人名。○芑山張氏曰。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在須想見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的意思。○大全辨卓菴張氏曰。葉公非以證父攘羊爲直。爲其時有若人者。舉以告孔子耳。乃驚歎之意。觀其論白公之爲人。非不知輕重者。及其既亂而定之。又不專其功。乃以子西子期之子爲令尹。司馬此其處人父子之間。可謂當矣。况彼知復言非信。期死非勇。而顧以證父爲直乎。此可以行事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者。○愚按卓菴之言。固是。然復言非信等語。安知非奉夫子教後而有此。○卓菴

又曰漢宣帝詔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忘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居處恭章 居處恭三句。只當依大全以動靜人已分看。但須補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較切。執事時非不恭。然敬較切。與人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次崖不欲以居處專指幽獨。虛齋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問敬是主。一如接事時便一心在事上。王陽明曰。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時便一心在財上。成甚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朱子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譚梁生云。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又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閒錯而處如戎狄之鄰。周淮徐之鄰。魯萊牟之鄰。齊以至秦楚吳越皆夷狄也。有禮義有天王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王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狄之間者。若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

行己有恥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重行己有恥一句。孝弟信果俱行己有恥中事。斗筭不足算。亦是行己處有虧。卽有他才能。亦不足觀。○重行己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己意。馮具區墨最得體。○此章具區以才節二字爲說。冉永光非之。

行已有恥節。吳因之曰：「就行上看出他一箇恥心，也不是空抱箇恥心也。與有所不爲有別。彼單就不潔邊說。此恥己之不爲聖賢，有許大作用在。」○此意與註有所不爲自不相妨。○因之此說亦覺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爲看自妙。○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望素著上。且有招不來麾不去之節。○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如解楊之致宋命，蹶由之犒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丹，顏真卿之宣慰李希烈，蘇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朱弁之於金。○譚梁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救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只作長其善說亦妙。

敢問其次節

孫淮海曰：「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

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爲士之次。○譚梁生謂宗謂大宗小宗，族謂九族。○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孔子言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經云：孝弟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皆看得孝弟二字甚重。此獨以爲士之次。聖人立言原有分寸。稱孝稱弟者，未可與舜之允若底豫，武周之繼志述事同日語。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之事故從而稱之耳。恐於孝弟分量尚有欠缺處。」

言必信節。張彥陵曰：「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宋潛溪曰：「以智賢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爲小人。以末世之放誕視之，則此乃不失爲君子。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孰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硜，以小人而

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僞故也。○樂天齋翼註曰：註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

今之從政者何如節。張彥陵曰：斗筭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佐案曰：春秋人才極一時之盛，豈容一概抹倒。蓋今之從政，自指魯三家之屬耳。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譚梁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王緱山云：中行與鄉愿分別，只在爲己爲人。如東漢尚節義，卽以節義爲鄉愿。西晉尚清談，卽以清談爲鄉愿。宋尚理學，卽以理學爲鄉愿。○張彥陵曰：按千古道派，除却狂狷兩條，更無站脚處。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

而思其次也。蓋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副墨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緣他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退托，狂者獨進取，世人都無所不爲，狷者獨有所不爲，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牽掛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徐自溟曰：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說叢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真窺其室，物無由得。卽力有至，有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

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至耳。○說叢管登之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唐荆川曰。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

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拘拘譙譙。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狷。此學不明之過也。○饒雙峰曰。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就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看來註所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其最高者。便是善人。王申八月○蒙引曰。人都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一句。忽略看了。不知此句自虛。他不得。要仔細看。人而無恆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夫子思有恆之意。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據新安說還當

作兩。夫子特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非是引易以證人言也。提醒人心全在羞字上。唐荆川曰：恆者本人心常理古今聖凡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寔未嘗去人也。聖人特借一占字打動他本來愧忿之念。可發深省。○以方言與聖訓平看。以立業遠羞對看。○吳因之曰：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又曰：不占而已矣。只是言占辭之可玩與善夫相類。不重人不能玩。說善夫不占處。須得做人意乃佳。

南人有言節。張彥陵曰：恆是恆久不變之心。非不徒業之為恆也。引巫醫以為例。卽一事無成意。善夫二字。推開說。○註恆。常久也。而蒙引曰：無恆。謂無常心也。常心

人所固有之善心也。似作平常意解了。另是一意。○存疑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亦似與蒙引同意。○蒙引謂方言專指巫醫善夫二字。則推開說。存疑曰：善夫。謂善夫南人之言。信乎無常之不可作巫醫也。如此則上下是一意。二說俱通。

不恆其德節。樂天齋翼註曰：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字。是恆德。卽孟子所謂恆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真心有常。故名曰恆。○按依此。則蒙引存疑與註總一意矣。最明。余初誤看。○不恆其德。卽是可羞。不必外至之羞。而後為羞。唯不知此為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不占而已矣節。張彥陵曰：一念知恥。便是心占。○玩其

占而後知之。猶非善讀易者也。况不占耶。

君子和而不同章。

蔡虛齋曰：和雖與物無忤。

此亦馮氏之意。

而自有節制劑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初無兩截。○此章論和同。與晏子所論和同異大。全馮氏是以晏子意來說。不可兼用。若尹氏註。雖非正意。而可相發明。○李毅侯曰：君子之和。自君子性情中發出。無論可否相濟處。不是同。即倡和一律處。原不是同也。小人之同。是他意向上觀來。無論轉眼參商處。不是和。即對面親熱處。原不是和也。晏子論和。偏在吁咈一邊。便非完美。○沈無回曰：若說相濟為和。則小人亦

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為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唯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是就公私上論。兩邊各兼相反相似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章語氣。當云君子於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閒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而無閒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存疑謂此與泰而不驕相似。與周而不比稍異者。非三章一樣。蓋存疑看周比章。

差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歐陽朋黨論云。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類爲朋。卽此節和同之義。和字中有學問在。非宋元祐諸君子姑爲調停之說。似和而寔非和者。調停也。○按張此說甚明。然又載晏子和同之說。則混矣。

鄉人皆好之章。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大全蔡氏說。最得聖人言外之意。推而言之。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爲君子。如司馬溫公之於蔡京。善者惡之。而不必爲小人。如程子之於子瞻。亦有不善者惡之。而不必爲君子。如王呂章蔡之相傾。要玩本文。

不。如。二。字。蓋。此。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好。必。察。一。察。字。便。入。微。○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士君子立身。唯求無愧於鄉人之善者足矣。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愿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百方家問答。問自古取士於鄉。夫子不欲采鄉評者。何也。錢鶴灘曰。夫子不欲據鄉評者。以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不可必耳。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樂天齋翼註曰。註公恕私刻。乃約題之意耳。非推原。○湯霍林曰。不說處不是阻奔競。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開賢路。他心裏自然

樂取。○譚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矯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唯此君子小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却在心上。○沈無回曰。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樂天齋翼註曰。泰主自得。驕主傲物。泰是無心的。驕是有意做作的。○佐案曰。泰從敬來。驕以肆得。○君子不驕。不必說到謙謹。小人不泰。不必說到憂戚。以和同

例推之可見。

剛毅木訥章。佐案曰。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者一片真純。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剛毅淺淺看。與上論剛毅字不同。○大全王氏論木無令色。訥無巧言。而蒙引謂訥不專謂言。看來蒙引不是俟再定。丙辰九月十日。

切切惇惇章。張彥陵曰。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惇惇。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切惇惇。怡怡之前。○張侗初曰。有分別處易知。無分別處難知。○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

強剛毅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不能自克。則切切惺惺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樂天齋翼註曰：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疎略。未能惺惺。勇則亢直。未能怡怡。故皆子路所不足。○徐徹弦曰：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諭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導之。若是其惺惺如。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與行行如迥別。○仇滄柱八科文徵評曰：楊維斗先生議此題云：切切惺惺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愚意溫良恭儉讓正須分疏的確。乃見實義。卽切切惺惺怡怡。註中既有明訓。必分列。

三段。乃盡其詳。或疑如也二字。連上六字爲句。不宜割開。不知切切如惺惺如怡怡如。各比拈出如字。正見包舉。原不可以如字單屬下句。如何泥定不拆耶。○樂天齋翼註曰：可謂士矣。講者例以剛柔不偏發揮。亦不差。然未得旨趣。大抵有是三者。則以涵養勝。不徒以氣質勝。故可謂士。○李九我曰：切惺用於朋友。怡怡用於兄弟。亦如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皆是本來道理。是如此。聖人只據本等道理。平直言之。初無截定不容相混之意。○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卽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大抵切切惺惺都在語言上說。而一則是言其懇切。一則是言其詳細。切切卽是忠告。惺惺卽是善道。只玩大全朱子兩條自明。存疑謂語錄說未是。

者不深察也。余初誤收之。當刪。○丁卯正月看切德內
俱有忠告。都有善道。

善人教民七年章。善人教民七年而後可卽戎。善人教
民七年而僅可卽戎。二意兼用。方見兵之不易言。若王
者不待七年。此是餘意。不是正意。○李穀侯曰。言卽戎
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卽戎而教也。若桓文之節制。乃
是爲戰而教。非善人之教也。



